

續資治通鑑

冊
五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一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甚三州安則淮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戶張柔總諸軍

宋紀一百七十一

起昭陽軍閏九月盡
敦祥六月凡二年有

理宗建道備德大功復興烈文及其屬部州縣
皇帝

淳祐三年

蒙古太宗皇
后稱制二年

九月丁未工部郎官兼樞密院

編修官趙希漈言安豐廬濠風寒最甚三州安則淮

甸無虞江面奠枕帝曰安豐最緊希漈云欲固安豐

須復壽春帝然之癸未從京湖制置大使孟珙之

請令淮東制置使李曾伯蠲高郵軍及其屬部州縣

糶收牛租是秋蒙古察罕奏令萬戶張柔總諸軍

鎮杞初河決於汴西南入陳留分而爲三杞居其中

潭南師恃舟楫之利由毫泗以窺汴洛柔乃卽故杞
之東西中三山順殺水勢築連城結浮梁爲進戰退
耕之計守禦以固 先是知婺州陳康熹奏事請舉
嚴父配天之典久未決將作少監韓祥進講復言之
冬十月甲午禮寺議請奉寧宗陞陪太祖太宗將來
明堂三后竝配令條具禮制以聞 十一月乙巳詔
直保文閣王定素履平實直寶謨閣葉武子雅資恬
退皆挂冠日久年德俱高其以定爲祕閣修撰武子
直龍圖閣 乙卯令潮州守臣節制推鋒軍分屯軍
馬 乙未蠲大理寺三衙臨安府縣點檢贍軍犒賞
酒庫所贓賞錢 令廣東提刑節制韶州推鋒軍
壬戌雪給行在諸軍錢出戌者倍之 甲子樞密院
編修官兼權都官何式言蜀事帝曰正好乘暇作工

夫時方倚任余玠故言及之先是蜀中財賦入戶部
三司者五百餘萬緡入四總領所者二千五百餘萬
緡金銀綾錦之類不預焉自寶慶三年失關外端平
三年蜀地殘破所存州縣無幾國用益窘十六年閒
凡授宣撫使者三人制置使者九人副使四人或老
或暫或庸或貪或慘刻繆戾或遙領而不至或生隙
而罕謀兩川民不聊生監司戎將各專號令蜀日益
壞及余玠至大更弊政遴選守宰築招賢館於府之
左供張一如帥所居下令曰集衆思廣忠益諸葛孔
明所以用蜀也士欲有謀以告我者近則徑詣公府
遠則自言於所在州縣以禮遣之高爵重賞朝廷不
吝豪傑之士趣期立事今其時矣士之至者玠不厭
禮接咸得其歡心言有可用隨才而任不可用亦厚

遣謝之播州冉璉及弟璞有文武才隱居蠻中前後
閩帥辟召皆不至聞玠賢兄弟相率詣謁玠賓禮之
館穀加厚居數月無所言玠乃更別館以處之且日
使人窺其所爲兄弟終日不言惟對踞以堊畫地爲
山川城郭之形起則漫去如是者又旬日請見玠屏
人曰爲今日西蜀之計其在徙合州城乎玠不覺躍
起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所耳曰蜀口形勝之地莫
若釣魚山請徙諸此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勝於
十萬師遠矣玠大喜遂不謀於衆密聞於朝請不次
官之詔以璉爲承事郎權發遣合州璞爲承務郎權
通判州事徙城事悉以任之命下一府皆誼然以爲
不可玠怒曰城成則蜀賴以安不成玠獨坐之諸君
無預也卒築青居大獲釣魚雲頂天生凡十餘城皆

因山爲壘碁布星分爲諸郡治所又移金州兵於大
獲以護蜀口移沔州兵於青居興州兵先駐合州舊
城移守釣魚共備內水移利州兵於雲頂以備外水
於是如臂使指聯絡屯兵聚糧爲必守計民始有安
土之心玠又作經理四蜀圖以進曰幸假十年手挈
四蜀之地還之朝廷然後歸老山林臣之願也

（攷異）姚牧

庵集李忠宣行狀云宋臣余玠議棄平土卽雲頂運山大獲得漢白
帝釣魚青居苦竹築壘移成都蓬閣洋夔合順慶隆慶八府州治其
上號爲八柱不戰而自守矣蹙蜀之本實張於斯蜀自徙城釣魚之
後元人屢攻不能下則玠之徙城不可謂非良策玠屢出師興元非
不戰而自守者也行狀所載特
敵國詆忘之言耳今從宋史

十二月丁丑沿江制置副

使司言屯田倍收官屬文慶洪等推賞有差 己丑

史嵩之五請祠不允時黃濤劉應起等俱上書論嵩
之姦深擅權帝皆不聽而言者益衆 丙申以嚴寒
再給諸軍薪炭錢 辛丑侍衛馬軍副都指揮使總

制兩淮軍馬呂文德以汴濠膠淄勞績進秩四等

淳祐四年

蒙古太宗皇后稱制三年

春正月壬寅朔詔曰上天助順

敵國乖離正當廣推恩信以繫人心厚根本以俟機會咨爾專閫之臣分麾總戎之將繼自今必安集流民俾得復舊招收逋將俾得自新毋擅興廢毋殺毋辜使中原遺黎有更生之望時聞蒙古后稱制人心不服故下此詔 御製訓廉謹刑二銘戒飭中外

以李鳴復參知政事杜範同知樞密院事以權刑部尚書兼給事中劉伯正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範不屑與鳴復共政乞去帝留之太學諸生亦上書留範而斥鳴復并斥史嵩之嵩之益恚 丁巳侍御史劉晉之王瓚監察御史趙倫呂午承史嵩之風旨竝論李鳴復杜範於是鳴復範竝除郡 戊午樞

密院言四川帥臣余玠大小三十六戰多有勞效宜
第功行賞詔玠趣上立功將士姓名等第卽與推恩
己未朝獻景靈宮以劉伯正兼權參知政事尋
兼同提舉編修敕令庚申以余玠兼四川屯田使
初利州都統王夔素殘悍號王夜叉自漢州敗歸
益桀驁不受節度所至劫掠每得富家用非法刑脅
取金帛稍不遂意卽殺之民不堪命余玠至嘉定夔
率所部兵迎謁纔羸弱二百人玠曰久聞都統兵精
今疲敝若此殊不稱所望夔曰夔兵非不精所以不
敢卽見者恐驚從人耳頃之班聲如雷江水爲沸旗
幟精明舟中皆戰掉失色玠自若徐命吏班賞夔退
語人曰儒者中乃有此人玠欲誅夔患其握重兵恐
輕動危蜀謀於親將楊成成曰今縱弗誅養成其勢

一舉足西蜀危矣夔在蜀雖久有威名孰與吳氏吳氏當中興危難之時能百戰以保蜀傳之四世根本益固一旦曦爲叛逆諸將誅之如取孤豚況夔無吳氏之功而有曦之逆心縱兵殘民奴視同列誅之一夫力耳待其發而取之難矣玠意遂決夜召夔計事潛以成代領其衆夔甫出而新將已單騎入營將士皆錯愕相顧不知所爲成以帥指譬曉之遂相率聽命夔至玠斬之薦成爲文州刺史 二月癸酉出封樁庫十七界楮幣各十萬付京湖四川兩淮制置司收瘞頻年交兵遺骸 丁酉壽昌飛虎軍統制鄭大成追三官以其出戍涪州不戰以致棄城也 三月壬寅詔以杜範辭免新除依舊職提舉洞霄宮 甲寅經筵進講論語終編己未賜宰執講讀侍立官燕

于祕書省仍進講讀侍立官一秩以吏部尙書兼給事中金淵爲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尋差同提舉編修經武要略夏四月壬午詔兩浙漕司下屬部郡邑將今年夏稅折帛之半令民閒以楮幣準錢供輸詔壽春受圍將士勤勞各補轉三官資出封樁庫十七界楮幣百萬給犒俟圍解日仍與優賞又令江東漕司撥寄樁十七界楮幣二十萬犒安豐策應將士丁亥以淮東制司言權總管王德等隨王鑑撫定山城有勞詔進德二秩餘補轉給犒有差五月乙巳以淮東制臣言副總管兼知海州周岱左武衛大將軍湯孝信直擣山東膠密之功竝于遙郡上進一秩庚戌詔知瀘州曹致大帶行遙郡刺史以四川制臣余玠言其包砌神臂山城之功也

戊午蒙古兵圍壽春呂文德帥水陸諸軍禦之

詔江東漕司撥寄樁十七界楮幣百萬付淮東西制
置司犒水陸應援立功將士 癸亥以鄒應龍薨輟
視朝一日尋贈少保 蒙古中書令耶律楚材以朝
政日非憂憤成疾是月薨旋有譖楚材者言其在相
位日久天下貢賦半入其家皇后遣人覆視之唯琴
阮十餘古今書畫金石遺文數十卷乃止楚材博極
羣書旁通天文術數居官以匡國濟民爲己任羣臣
無與爲比後追封廣寧王諡文正 六月庚午朔以
余玠言沔州都統制權遂寧府雲拱因成都之擾殺
奪民財襲劫龍石泉郡印權知潼川府張涓敘軍無
紀殺掠平民詔竝追毀勒停拱竄瓊州涓昭州以
呂文德兼淮西招撫使兼知濠州節制濠豐壽亳州

軍 癸酉詔王福暫屯揚州同共措置秋防 乙亥

賜進士留夢炎以下四百二十四人及第出身 詔

安豐軍策應解壽春圍將士補官資有差又詔壽春

受圍將士有全城卻敵之功先立賞格令淮東西制

司從實保明補轉又以淮東制司言先來海道立功

將士亦補轉有差 丙戌知樞密院事范鍾乞歸田

里詔不許 蒙古以楊惟中爲中書令惟中有膽略

先爲太宗所器奉使西域二十餘國宣暢國威敷布

政條俾籍戶口屬吏太宗益欲大用之及南伐命於

軍前行中書省惟中益嗜學有濟世志至是以一相

領省事〔攷異〕元史宰相年表於世祖以前闕之楊惟中傳書其拜中書令而不繫以年以事理推之蓋惟中代耶律楚材爲

中書令也故傳云太后稱制惟中以一相負任天下今酌書之 秋七月辛丑分命刑部尙

書監察御史卿監郎官錄臨安并屬縣三衙兩廂繫

續資治通鑑 一百七十一 宋紀 理宗建道皇帝 六 中華書局聚

囚 壬子詔沿淮失業強壯之人置武勝軍五千人
從淮西安撫副使王鑑請也 甲子詔項安世正學
直節先朝名儒可特贈集英殿修撰 八月癸未詔
戶部申嚴州縣受租苛取之禁諸路漕臣察其違者
劾之 九月癸卯右丞相史嵩之以父彌忠病告假
乙巳彌忠卒丙午起復嵩之太學生黃愷伯金九萬
孫翼鳳等百四十四人上書曰臣聞君親等天地忠
孝無古今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自古求忠臣必於
孝子之門未有不孝而可以望其忠也宰我問三年
之喪而曰期可已矣其意欲以期年之近易三年之
喪夫子猶以不仁斥之未聞有聞父母垂亡之病而
不之問聞父母已亡之訃而不知奔有人心天理者
固如是乎是不特無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且無一日

之愛於其父母矣宰予得罪於聖門而若人者則又
宰予之罪人也且起復之說聖經所無而權宜變禮
衰世始有之我朝大臣若富弼一身佩社稷安危進
退係天下重輕所謂國家重臣不可一日無者也起
復之詔凡五遣使弼以金革變禮不可用於平世卒
不從命天下至今誦焉至若鄭居中王黼輩頑忍無
恥固持祿位甘心起復絕滅天理卒以釀成靖康之
禍往事可覆也彼嵩之何人哉心術回邪蹤迹詭祕
曩者開督府以和議隳將士心以厚貲竊宰相位羅
天下之小人以爲私黨奪天下之利權以歸私室蓄
謀積累險不可測在朝廷一日則貽一日之禍在朝
廷一歲則貽一歲之憂萬口一辭惟恐其去之不亟
也嵩之亡父以速嵩之去中外方以爲快而陛下

起復之命已下矣陛下姑曰大臣之去不可不留也
嵩之不天聞訃不行乃徘徊數日率引姦邪布置要
地弭縫貴戚買屬貂璫轉移上心夤緣御筆必得起
復之禮然後徐徐引去大臣佐天子以孝治天下孝
不行于大臣是率天下而爲無父之國矣鼎鑊尙有
耳嵩之豈不聞富弼不受起復之事而乃忍爲鄭居
中王黼輩之所爲耶且陛下所以起復嵩之者爲其
折衝萬里之才與嵩之本無捍衛封疆之能徒有劫
制朝廷之術彼國內亂骨肉相殘天使之也嵩之貪
天之功以欺陛下其意以爲三邊雲擾非我不足以
制彼也殊不知敵情叵測非嵩之之所能制嵩之徒
欲挾制敵之名以制陛下爾陛下所以起復嵩之者
謂其有經理財用之才與嵩之本無足國裕民之能

徒有私自封殖之計且國之利源鹽筴爲重今鈔法
數更利之歸於國者十無一二而聚之於私帑者已
無遺算國家之土壤日削而之之田宅日廣國家
之帑藏日虛而嵩之之囊橐日厚陛下眷留嵩之將
以利吾國也殊不知適以貽吾國無窮之害爾嵩之
敢於無忌憚而經營起復爲有彌遠故智可以效尤
然彌遠所喪者庶母也嵩之所喪者父也彌遠奔喪
而後起復嵩之起復之後而始奔喪以彌遠之貪墨
固位猶有顧籍丁艱于嘉定元年十一月之戊午起
復于次年五月之丙申未有如嵩之之匿喪罔上殄
滅天常如此其慘也且嵩之之爲計亦姦矣自入相
以來固知二親耄矣旦夕圖惟先爲起復張本近畿
總餉本不乏人而起復未卒哭之馬光祖京口守臣

豈無勝任而起復未終喪之許堪故里巷爲十七字
之謠曰光祖做總領許堪爲節制丞相要起復援例
夫以里巷之小民猶知其姦陛下獨不知之乎臺諫
不敢言臺諫蒿之爪牙也給舍不敢言給舍蒿之腹
心也侍從不敢言侍從蒿之肌腋也執政不敢言執
政蒿之羽翼也蒿之當五內分裂之時擢姦臣以司
喉舌謂其必無陽城毀麻之事也植私黨以據要津
謂其必無惠卿反噬之虞也自古大臣席寵怙勢至
于三世未有不亡人之國者漢之王氏魏之司馬是
也史氏秉鈞今三世矣軍旅將校惟知有史氏天下
士大夫惟知有史氏而陛下之左右前後亦惟知有
史氏陛下之勢孤立于上甚可懼也天欲去之而陛
下留之堂堂中國豈無君子獨信一小人而不悟是